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5

75781/2780.1(5)

皇帝制曰朕君臨海寓垂五十年每念命致治大學任賢能安民生爲急務所爲獎進公忠振興名節轉移風化教育人才者不啻鼓舞之殷而牖導之切矣顧循名責實大小臣工果能精白乃心而士習民風舉皆蒸蒸日上變否歟從來人臣之於國家誼均休戚所謂腹心股肱聯爲一體者也倘或營已懷私背公植黨則臣職謂何夫不欺之爲忠無僞之爲誠古名臣忠與誠合然後能守正不阿獨立不倚今欲戒欺去僞以共勉於一德一心之誼豈無其道歟夫名節者爲臣之表準也誠能以名

命致治大學  
國致治大學  
國致治大學  
國致治大學

節自勵則持已有清介廉潔之修臨事自有勁挺  
激昂之氣立身服官悉始基於此其何以使在位  
者咸以禮法爲防檢以名教爲矩範歟至於氓之  
蚩蚩皆吾赤子乃或迫於饑寒或失於訓誡轉而  
爲盜非其本心爲有司者能曲體民隱經畫其生  
計勤施以禮教使其民皆有樂生嚮義之念則良  
善旣安而莠頑可格此非民牧之切務歟國家養  
士期於實用文詞非所重也昔之儒臣淹通博洽  
有援据經傳以議禮旁引春秋以斷獄者今之專  
習一經者多矣其能盡抒所學以施諸政事否歟

欲令士皆窮理達務以收明體適用之效何道而  
可大抵朝廷有竭忠矢節之臣則民俗日淳而士  
氣益奮學校多通經稽古之彥則致身有本而奉  
職無愆爾多士講明於學術治理者久矣其悉陳  
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趙熊詔

臣對 臣聞帝王之撫御萬方而垂統萬年也必  
有以獎勵臣下之心莫不竭忠盡誠矢報國致  
身之誼而偏陂好惡之私不作必有以振作臣  
工之氣莫不循理奉法懷砥行立名之意而苟

且瞻徇之計不生必有以厚天下之風俗使愚  
賤皆滌慮洗心知爲善之樂而轉移積習者不  
令而自行必有以明天下之道術使士人皆明  
體達用懷經濟之資而教育人才者無遠而弗  
屈蓋上有公忠體國之臣則下無匪僻梗頑之  
衆百工釐而庶績熙也上有砥礪廉隅之臣則  
下有敦脩實學之士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  
知其然故與二三大臣早夜講求所以漸摩陶  
冶淬厲鼓舞之術而其時之大臣亦以君之心  
爲心遞相倡也以率其師尹百執事於是司牧

皆徇良而民生以遂膠庠多俊又而士行克端  
此惟唐虞三代之世明良合德師濟盈廷不下  
階序而化馳若神是以丕基鞏固而享國長也  
欽惟

皇帝陛下

乾元仁壽

離照智臨

嚴恭寅畏之思所其無逸

寬裕溫柔之德足以有容

泰交洽而咨儆臣鄰一德一心勅幾以代天工競

競業業

異命申而敷陳彝訓無偏無黨歛福以錫民極蕩蕩平平

蠲賦重農合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惟脩而且秩五禮敷五教敬五刑普德施於千八百國

升賢籲俊總孝友睦婣任卹六行並舉而且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垂休烈於億萬斯年固已俗進雍熙人遵道路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海宇之遠聞盛德而皆來臣乃治益求治之心際久道化成而彌切

聖不自聖之念猶廣咨博訪而靡遺進臣等而策之

以獎公忠振名節與夫民風士習蒸蒸日上變之道以臣之愚陋非有官守言責之寄何敢言百司之短長非有封疆牧民之權何敢言民生之休戚非有師儒董率之任何敢言人材之臧否然嘗按之往古驗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矧煌煌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直抒胸臆以效芻蕘之一得乎  
伏讀

制策有曰人臣不欺之爲忠無僞之爲誠忠與誠合

然後能守正不阿獨立不倚大哉

聖訓真萬世臣道之極也

臣

聞天道不言而四時之

吏五行之佐張其教焉臣道有終而以宣上德以達下情圖厥政焉甚矣元首股肱聯爲一體所繫匪細也古之爲臣者平日以天下爲已任及至定大策決大疑毅然獨斷於胸中而絕無依違可否之見且當官必不負其所學卽至利害相乘危疑並集亦卓然獨行其至性而絕非矯情節譽之圖蓋忠則幽獨自慊可以格天而質鬼神誠則精白一心可以感豚魚而盟金

石自非然者畏罪之念重而赴功之志輕功名之慮深而忠愛之誼薄推諉趨避之情多而慷慨任事之意少國家其奚賴焉今欲戒欺去瀆亦惟使之講明君父之大義返觀心性之同然不以禍福而動搖不以艱難而退沮則庶幾忠與誠合而無愧於古人臣之誼矣伏讀

制策又曰名節者爲臣之標準欲使在位者咸以禮法爲防檢以名教爲矩範誠探本溯源之論也三代以下尚名節者東漢爲多至宋南渡而最盛明之東林亦繼其軌然而朋黨之禍不旋踵

而隨之大抵名高爲衆所忌氣盛爲物所畏天下正人少而小人多附和小人者多而排斥正人者愈不少雖人惡其異已而事愧於相形之故然亦當時士大夫之名節或不無矯枉過正之失而揆之於禮法名教未必盡合乎中也夫以禮法爲防檢則嘖笑不苟言動必慎一起居出入而若有父兄師保之臨以名教爲矩範則口談忠孝身蹈仁義一貌言視聽而皆有天下萬世之懼所謂持已清介而臨事激昂者皆本乎此此卽昔人不愛錢不惜身之說也天下有愛錢惜身之人而能自厲名節者乎則取舍較然可觀矣伏讀

制策又曰爲有司者能曲體民隱經畫其生計勤施以禮教使其民皆樂生嚮義則良善旣安而莠頑可格此誠好生如天保民若子之至意也夫民非盡無良也非盡蠢愚不率也誰無家人父子之歡誰無田廬鄉井之樂其或弄兵潢池草竊爲奸者非困迫於饑寒卽漸漬於失教耳民牧之謂何其使吾民萬不得已而自罹法網乎誠爲之制田里教樹畜勤撫字緩催科則民有

樂生之心雖驅之爲盜而不願更爲之習飲射  
嫻讀法崇學校明約束則民有嚮義之志雖強  
之爲盜而弗從此乃清盜之源除盜之根也今  
之有司不此之務及盜發而未考成又從而諱  
之夫不能弭盜而併不能捕盜不欲化盜而併  
不欲緝盜古所稱龔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朝  
歌其相去固何如哉伏讀

制策又曰養士期於實用欲令士皆窮理達務以收  
明體適用之效此崇尚實學之盛心也古者命  
鄉論士之秀者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升之

學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於是大樂正論其秀者升之司  
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可見教士者  
不僅望其詞章富麗取悅一時已也書曰學古  
入官蒞事以制記曰學至而君求之則文學政  
事固相爲表裏明矣無如今之士窮年咕嗶祇  
爲弋取科名之具凡典籍所載史策所傳有關  
於國計民生者槩乎未之講焉一旦出而見用  
求一事之合乎古人而不可得昔人云士不通  
經果不足用由今觀之豈通經者原不足用哉



夫亦其窮年咕嗶時原無志於通經之用及科  
名已獲遂併其咕嗶者而棄之耳今惟嚴校其  
經濟之文更試以當世之要務以觀其學術才  
幹之實則明體達用之真才於是輩出矣然其  
要則總不外乎獎進公忠振興名節之說也人  
臣能公忠以體國而有不慈惠以子民者乎能  
名節以自操而有不稽古以力學者乎我  
皇上勞心化理講求經術諸臣仰體而奉行之於以  
撫綏億兆激揚士氣一以貫之有餘矣臣草茅  
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戴名世

臣對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本乎天德而  
不同於智取術馭之事行乎王道而不同於近  
功淺效之爲其所經畫者在於肅官箴而崇名  
節使之其效其能於朝端其所圖維者在於敦  
教化而務實學使之各盡其職於草野是故以  
官方爲念而所以崇獎之者無不至所以砥礪  
之者無不周大法小廉而人人知所以自奮其  
有不肖者之出於其間以負上之望者無有矣

以士民爲念而所以丕變之者無不詳所以振  
興之者無不備士正民淳而人人皆不敢自棄  
其有不肖者之出於其間以違上之化者無有  
矣當是時師師濟濟而奮庸熙載以亮夫天工  
熙熙皞皞而於變時雍以安夫治化豈不盛哉  
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撫御之而君之所以克  
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務在厲臣工而崇廉讓  
正民風而端士習此皆天德王道之事而唐虞  
三代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其道不外乎此也  
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時乂

悠久無疆

開萬古之心傳惟精惟一

衍百王之道法不顯丕承

深乾惕之懷保泰持盈允矣河清海晏

建中和之極存誠主敬休哉物阜民安

垂衣端拱澤被於垓埏而萬姓之允懷者所在塗

歌而巷舞

雷厲風行化均於遠邇而庶績之咸理者罔不綱

舉而目張固已人熙化日世際春臺而茂駿業  
於前王肇鴻猷於奕世矣乃猶進多士於

廷而詢以獎進公忠振興名節轉移風化教育人  
才之道此誠建勅設鐸之盛心也臣請得而備  
陳之昔者唐虞之時都兪吁咈百工惟時其一  
時群臣之相與同寅而協恭者不聞有推諉之  
事不聞有朋黨之嫌蓋人臣之義苟心存於爲  
國則雖其義參差不齊而非爭也雖或唱和如  
一而非比也苟其心存於爲已則雖孤峻以示  
高而無非矯也慷慨以鳴直而無非私也亦與

乎其心之所存而已矣而心之所當存者不外  
乎忠與誠而已矣不忠則鄰於欺而內之無以  
盡其心矣外之無以致其身矣不誠則涉於僞  
而立心莫非自欺矣美行止以自文矣如是而  
欲求其守正而不阿獨立而不倚也豈不難哉  
制策謂欲羣臣之戒欺以去僞以其勉於一心一德  
之誼大哉

王言此誠千古爲臣之道也我

皇上憂勤惕慮無遠之不見無事之不舉羣臣第循  
謹奉職可幸無罪然其所爲忠與誠者務在盟

之幽獨而可以自守也則亦惟以

皇上之心爲心以唐虞之臣是效是法而已今夫臣  
節之所以不立者由其不以禮法自維而無德  
義之可見無氣節之可稱平居不能自守以正  
又安望其臨事而強毅不屈乎夫剛大之氣必  
配之道義而乃生正直之風必試之險阻而乃  
顯是故一介之不苟卽知其萬鍾之不屑矣居  
家之一無所浼卽知其居官之一無所私矣此  
非可以臨時而襲取者也不然而行檢之有虧  
則見利而動遇事而靡自棄於小人之歸立身  
行已服官蒞民無一而可

制策之所謂欲使在位者咸以禮法爲防檢以名教  
爲矩範也蓋其心在敬肆之際其辨在義利之  
間夫人之敢爲邪僻而不顧者良以自置其身  
於名法之外而肆其心而不知檢趨於利而不  
遑計也是以古之君子矢之獨處凜之夙夜自  
樹其坊表而取證於清議居則爲鄉黨之模範  
出則爲王國之羽儀用以激頽風而維末俗此  
其選也是在得其人而獎勵之則人知所勸矣  
古者司寇詰姦凡以姦之不詰而善良之民不

康熙己丑科  
得其安者不知其幾也今夫民之爲非而不止者一則迫於饑寒一則陷於無知也迫於饑寒而仰事俯育之無資是無以養之也陷於無知而尊君親上之誼薄是無以教之也教養之不能施者是地方官吏之不能舉其職也

國家法度具舉教養之道甚備而民猶或有不能革其非心者豈非有司之不能曲體民隱所致乎懲遊手之民嚴武斷之禁斥邪妄之教飭保甲之法禁侈靡之俗予之以恒業導之以仁讓申之以令甲則民知所嚮方各自愛其身家豈肯爲不義之事而甘從於邪乎然則欲善良得安而頑梗可格是在司牧者之實心奉行

聖天子之德意而已至於國家養士原以期其實有用於世非徒文辭之是貴而已也夫帝王之書讀之者未必能用也家國之理言之者未必能行也然則文章者所以爲進用之階而人民政事非可以空談任之者也我

皇士欲令士皆窮理達務以收明體達用之效此誠超然遠覽千古之表矣夫古之士專習一經各自名家或援据經傳以議禮或旁引春秋以斷

獄初非爲文辭而習乎經也近代以來第以爲  
場屋之用而已一得當於場屋卽舉而棄之而  
轉從事於律令之書是所習者非其所用也古  
之人讀一經務窮極其微妙終身用之而不窮  
今之人或涉獵乎五經究不得一經之用此人  
才之所以不及乎古也然則師儒之設與夫督  
學之考校豈遂足以盡教養之道乎士苟有治  
一經而能貫穿乎他經且旁證乎子史可以見  
之於實用者不拘常格而優其仕進之路則通  
經學古之士必斐然出矣且夫古者鄉舉里選

設爲諸科以網羅天下之士故謂之科目近代  
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夫明體達用之  
才而不工於場屋之文者世豈無其人則夫略  
彷彿古之遺法以收天下有用之士或亦今日之  
所宜講者也凡此者皆官箴士習民風之所繫  
我

皇上之所爲加意而熟籌之者豈有一日之暇逸哉  
夫百官正則所以輔理之者自得其道而教化  
以興田野無頑澆之民矣士習以端學校有實  
得之用矣士氣奮則所爲造就之者自多其人

而民俗以厚士有以爲之倡矣官方以肅士有以儲其用矣此所謂肅官箴而崇氣節使之相與其效其能於朝端敦教化而務實學使之相與各盡其職於草野此則爲致治之要務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繆沅

臣對臣聞帝王之垂統錫福於萬年也身居殿陛之中心運法象之表其所以振興賢能體恤民隱者宵旰經營茂登上理於治法已臻醇備

而尤鼓舞隔導以樂觀其成一時兼聽並觀以類萬物之情開物成務以協事理之極其於四海九州無不燭照數計而要本一心以爲兼總條貫用躋斯世於仁壽之域此帝王用人立政之大權而非取辦於法制禁令之間以爲潤色隆平之具也是故獎進臣鄰必使大法小廉而國家收公忠之效肅清綱紀必使有爲有守而朝廷皆名節之儒以移風化至速也而庶民有樂利之休以育人才至神也而多士有經術之盛唐虞三代之治爲萬世不可及而先聖後聖

康熙己丑科  
同揆合揆無非本實心以爲推行堂廉肅而政  
治修風俗隆而典章備運際雍熙慶天時人事  
之合民用和樂觀豐亨豫大之休收羣策以代  
天工召嘉祥而登清晏未有能盛於今日者也  
欽惟

皇帝陛下

剛健中正

文武聖神

陶堯鑄舜之豐功

兩地參天之偉烈

盛德大業炳炳麟麟

累洽重熙綿綿奕奕

生而知安而行皇建其有極

書同文車同軌天保定無疆體仁以弘覆燾和義  
以正權衡制兼酌乎質文信久孚乎黎庶固已  
功成治定遠至邇安者矣乃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公忠之獎進名節之振興風化之轉移  
人才之教育其鼓舞之殷牖導之切真堯咨舜  
儼之心也臣至愚極陋何足上承



清問然臣伏處田閒久矣仰見我

皇上以至誠無息之道行大公無我之心庶事修和  
萬幾清暇生逢堯舜之世拜舞歡忻慶幸無極  
今當拜獻之始敢不直抒所見以仰承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人臣之於國家誼均休戚所謂腹心股肱  
聯爲一體倘或營已懷私背公植黨臣職謂何  
大哉

王言誠萬世爲臣之軌範也夫天下有名焉有實焉  
循其名則是責其實則非往往時有士當委贄

爲臣食君之祿任君之事即使時時精白乃心  
猶恐罪愆偶集自曠厥職而何敢存私已之念  
生植黨之心是以大臣之進思盡忠也必本不  
欺以爲心無僞以立志不欺則其戒慎於夙夜  
者匪一事省察於日用者匪一時而忠之體立  
矣無僞則其主敬於平日者無不密審幾於臨  
時者無不周而誠之本豫矣由是其理明則其  
守自正而焉能背理以阿世其氣靜則其立自  
堅而孰肯依附以成名一德一心君明臣良如  
股肱之衛腹心誼同休戚情聯一體休哉何風

之盛也我

皇上乘乾御宇垂五十年其於人心情僞宮府利弊無不洞若指掌大小臣工靖恭匪懈皆本敬慎小心其相治理間有植黨營私之人早已屏逐而去其清廉端介者又皆不次超擢任以機務委以封疆天下仰

阜之心如日月在天光明洞達無不以爲允當而臣工敢不自黽勉以爲純臣者鮮矣伏讀

制策又曰名節者爲臣之標準能以名節自厲則持已有清操廉潔之修臨事有勁挺激昂之氣大

哉

王言誠鼓勵一世之盛意也夫名節者一身之根本而萬事之樞紐也士君子有真名節始有真學問而因有真事功名節一摧終身不可問矣士當尚友論世每見史冊所載清介之士廉潔之操亦欣然慕之而他日之持已者何其判然不合也士當讀書養氣每慕前賢遺事勁挺之概激昂之風亦勃然於中而異日之臨事者何其委靡不振也皆由其防檢於禮法者踈而矩範於名教者未盡合也夫堯舜之世何所不照果

其清剛自守今日雖淹滯於下僚異日必受知  
於殿陛者矣果其極言敢諫一時之寤寐謹凜  
不安自有鑒其忠誠愛國者矣我

皇上聖神廣運其所以扶植名節者無不至而大小  
臣工立身服官猶不知洗心改轍不亦自棄於  
唐虞之世耶伏讀

制策又曰氓之蚩蚩皆吾赤子或迫於饑寒失於訓  
誠轉而爲盜非其本心興言及此真天下之福  
也夫今之民非無良也使其有室家之樂桑麻  
之業迫以爲非民肯爲乎使其禮教之有素撫

綏之有方驅之爲盜民不顧矣蓋平日無良有  
司教育於下一時水旱相繼室鮮蓋藏轉徙溝  
壑遂至輕生犯法然其樂生之心嚮義之念不  
獨良善者有之其莠頑者亦未盡泯也迫於勢  
之無可如何不得不伏匿草間耳

皇上視民如子早悉其情狀於田野愚民與以寬大  
之詔而又責成有司體恤經畫其所以愛養斯  
民者已至又蠲租截漕不惜天庾數千萬之金  
錢以厚民生而植民命臣知莠頑者無不轉率  
而爲良善矣伏讀

制策又曰國家養士期於實用文詞非所重今則崙  
習一經其能盡抒所學以施諸政事言及此誠  
士風轉移之一機也夫今之士猶古之士也古  
之士能博徵遠引典禮所關不難援据經傳發  
明其是非而今之枵然者何多也古之士能廣  
覽曲喻疑獄所在不難旁引春秋平反其曲直  
而今之茫然者不少也由其株守一經不復通  
曉時事崙經之外問以旁經有不能舉其大意  
者於理既不能窮焉能達務於體尙未能明何  
以適用我

皇上甲夜丙夜其於經史菁英窮源及委又於崙經  
取士之外設立五經一科奉行既久山陬海澨  
耳濡目染無不刻厲黽勉於經學而不僅以文  
詞塞責矣夫廟堂皆正直之輔弼則熙皞可致  
而士習大醇學校有清通之碩彥則經術修明  
而吏治循卓而皆由我

皇上一人淬勵振作於上百工允釐萬方樂業多士  
橫經臣所謂垂統錫福於萬年者此也臣草茅

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要務。莫先於敬持其心。心者。所以飭官方。礪人才。而消釁孽之本也。自御極以來。翼翼兢兢。五十餘年。如一日。至於小大臣工。亦無時不以國爾忘家。以人事君之義。相爲告戒焉。邊疆雖靖。尤加意於武備之脩。凡以立國之道。德威不可偏廢。古帝王所以深根固本。杜漸防微。是朕之所夙夜而不敢康者也。書曰。儆戒無虞。又曰。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

唐虞成周之隆。君臣所以動色咨警者。豈過慮歟。無亦察於天命人心之理。而無荒無怠。期以長凝。

上天之眷。而永底蒸民之生也。其何以使中外臣僚。悉喻朕意歟。夫洪範進人。有猷有爲。歸於有守。周官弊吏。則能法之類。必首以廉。然則廉隅者。士行之先也。服官之本也。督撫者。州縣之師。部院大臣者。百寮羣吏之表。故李膺按部。而貪墨爲之解官。楊綰登朝。而勳舊爲之撤樂。今吏道未盡澄清。官邪未盡振肅。其亦倡率之道有所未至歟。易曰。拔茅

茹以其彙。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內而部院卿貳。外而督撫提鎮。朕所寄腹心耳目也。有所薦舉。朕必虚心而採用焉。然諫其成效。往往不能悉副。任使者何也。夫無至公之心。則知交姻婭。各徇其所私。無至明之識。則劣品庸流。各阿其所好。古大臣薦賢。不使人知。而補牘必爭。夾袋必滿者。其風豈遠歟。立政之篇。致意於庶言。庶獄庶慎。而終以克詰戎兵。古者簡閱車徒。一年而四舉焉。朕鑒於前代。慎選將。勤恤兵。甄微勞。酬壯烈。留神戎事。用樹國威。然自禁旅之外。所在

營伍。盡能核軍實而肅行陣歟。夫練習不素。則技勇之藝疎。節制不嚴。則驕惰之兵衆。其何以振紀宣威。使國家長收衛民之用也。要之潔清自勵。則援引必公。而小大莫非法廉之選。憂危共惕。則防維必至。而內外永享寧謐之休。朕之所以勅臣工者。卽其所以望多士者也。爾多士其悉摠所學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王世琛

臣對 臣聞帝王之受天命而撫萬方也。其綱紀天下者。有政其綜理天下之政者。有心而其所

以實體於心。與政之間者。則在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是故誠以勵公忠。雖當明良合德之時。而容傲之殷。所以協喜起於廟堂者。未嘗一念不省其成也。誠以清吏治。雖當物阜民安之世。而激揚之志。所以端政治之原者。未嘗一日不計其全也。誠以開賢路。則登明選公。所以風勵有位。而使國家收人才之實用者。必先絕其黨比之私也。誠以端士習。則明經博古。所以敦尚實學。以開國家久道之化者。必不容有偽雜之術也。蓋聖王旣以至誠無息之心。運之於上。而二

三大臣亦各以存誠無欺之學佐之於下以率其屬而後朝廷無黨同伐異之私羣工有潔已奉公之誼賢才彙征而士風丕振昔者唐虞三代之治君臣一心上下一體盈廷皆神聖之佐四方成從欲之休其道總不外乎一誠而已矣  
欽惟

皇帝陛下

大德統天

至仁育物

建中和之極內聖外王

弘參贊之功經天緯地

蠲租賜復凡茅簷蔀屋熙熙盡樂春臺仰湛恩之

汪濊

籲俊闢門廣杏苑桂林濟濟共登雲路頌文德之

誕敷

擴古帝王未擴之版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來享

來王集共球於千八百國

開有天地未開之景運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爾熾

爾昌綿曆服於億萬斯年固已治登上理俗進

雍熙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海隅之遠聞



盛德而皆來臣矣乃

聖懷無逸求治彌殷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公正居心恪慎守職用賢教士之道

臣雖愚昧敢不竭千慮之一得以對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唐虞之世臯陶陳謨曰同寅協恭夫協同

者豈其朋黨比周之謂無亦寅畏恭敬則精白

高深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制治保邦無荒無怠何以使中外臣僚無

不共喻至意大哉

王言萬世久安長治之所由裕也粵稽堯舜之世君

臣互儆故吁咈每過於都俞成周之時上下泰

交而寅畏益嚴於誥誡誠以德愈盛則心愈微

治愈隆則情愈惕此古聖人之所以憂盛而危

明宵衣而旰食者也蓋天命之理嘗協於貞恒

而人心之理惟通於敬慎敬慎者所以固已固

之人心貞恒者所以凝久凝之天命故雖當文

武恬嬉而不可忘儆勵也雖當海內又安而不

可忘贊勳也煌煌

聖諭所當勒之金石宣之廟堂布告之中外庶乎臣

僚皆仰體盛心而無忘警惕焉矣伏讀

制策又曰吏道未盡澄清官邪未盡振肅責在倡率之未至真澄叙官方之至意也夫士修於家而仕於國不貴乎才而貴乎守守也者所以範其才也不貴乎能而貴乎廉廉也者所以善其能也中外不得而異其趨大小不得而渝其志所係於天下國家者甚重也然而督撫之表率不端則州縣得以藉其口大臣之行誼不清則僚屬有以逞其私故州縣之賢否視乎督撫而僚吏之得失在乎部堂部堂以潔清律已雖不必

嚴加糾察而屬吏之愧畏自生督撫以公廉自持雖不必頻奏彈章而州縣之冰兢自凜此必致之效而相爲維繫者也古之大臣志操清嚴持身公正不負其所學以不負其所事不忘其所修以不忘其所治良有以也今之爲督撫部院者亦庶乎惟廉惟慎有以仰副我

皇上殷殷誥誡之意則大法小廉不有以佐盛理於無窮也歟伏讀

制策又曰內而部院卿貳外而督撫提鎮有所薦舉必虚心採用然無至公之心無至明之識各徇

所私各阿所好信如是是誠足煩

聖慮也臣聞古有選舉之政未聞有能行保舉者保

舉乃出我

皇上求賢若渴之盛心故特公其識於大臣而嚴其辨於職守此真用人之良法而取人之要方然而嘗有舉非其人而引非其當者則是以私而不以公以虛而不以實之故也夫爲私交則悞其途三代以降漢猶近古至於唐宋漸重資格然而大臣之薦引幕府之辟召者正復不少亦能致大位建勳業卓然爲一時名臣此無他其

所薦列者必有以實見其人之才實見其人之守而非徒援私交以樹黨徇請託以市恩也故朝廷得收人才之實効而爲大臣者亦得託於以人事君之義聞於當時傳之後世甚盛典也不然所薦非人往往有未薦之先或矯飾名節以希進取迨所求旣遂悍然無復顧忌而終罹於罪戾者矣縱其人自取之然薦之者豈遂無責與臣愚以爲致治之要首在得人而人臣之節首在薦賢誠使內外大臣咸仰體

皇上求賢圖治之意而以至公至明之心處之則私

康熙三十八年  
交請託不禁自止而薦舉得人矣

制策又曰士不學則無以居官學不正則無以致用  
歷稽往代莫不崇尚經術興數百年太平之基  
此更

皇上敦崇正學造士之至意也粵稽漢世崇尚經術  
而名儒碩彥數出其中自唐以詩賦取士而經  
術浸微矣宋周程張子相繼而起而尊隆緒紹  
微言至於朱子而集大成雖未嘗大究其用然  
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則其傳爲獨正  
也乃今世之誦習之者爲日盛矣而踐修者不

少見其故何歟蓋古之言經術者專門名家守  
其師說而實致之用是以此爲性情之事畢生  
之業而非僅以弋榮名邀寵利者也故事有實  
學而後有實用若今也不然其童而習之也既  
不過爲科舉之計則及夫科名旣就卽并其幼  
之所習者而亦棄之矣又安問經術之足以致  
用哉然則所以陶養育成以使之蒸蒸興起者  
誠今日之急務也要之上有誠正之臣則內外  
之官方自飭下有純修之士則遠近之薦剡自  
廣而總以我

皇上至誠之心振作鼓勵漸摩涵濡於不匱則道德  
一風俗同而萬年有道之慶基於此矣臣草茅  
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沈樹本

臣對臣聞帝王之久道化成而綿曆服於無疆  
也所以弘宣庶政恃乎人所以董正羣材恃乎  
法惟用人得其至當而後立綱陳紀之治以成  
立法主乎大公而後遠至邇安之效以奏夫國  
家所用之人至不齊也內而在廷之卿尹外而

守土之監司下而已登仕版之英賢微而伏處  
田間之良士貴賤相懸大小各別而苟有法焉  
以馭之則皆足效用於國家善用人者必有以  
一厥心使相泯於疑貳而弼亮之休可覩矣必  
有以澄厥職使相戒於徇私而師濟之盛可致  
矣必有以廣其登進之路而選建有人可以獲  
干城之寄矣必有以端其習尚之殊而振興有  
人可以成棫樸之風矣自唐虞三代以來所以  
宰羣動而御萬方釐百工而熙庶績者大約有  
其人而法始爲經久可行之法有其法而人始

爲明作有爲之人於是君都而臣俞民誠而物  
阜遂登斯世於雍熙此自然之應必至之符也  
欽惟

皇帝陛下

道握乾符

治隆泰運

內聖外王之學與日偕新

經文緯武之功繼天立極

有容有執有敬有別統而爲聰明睿智之有臨

作肅作乂作哲作謀合而成視聽貌言之作聖

紹唐虞夏商周之心傳稽古崇儒育才彰教馴致

禮明樂備而彌純

輯侯甸綏要荒之衆志蠲租賜復宥罪施仁聿臻

風動時雍而永被政績固已炳炳而麟麟德業

固已巍巍而蕩蕩淑問固已揚於疆外謳歌固

已徧于域中盛矣至矣蔑以加矣迺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諮以戒飭臣工興賢教士之道雖懸鞞設鐸奚

以加茲以臣托跡衡茅至愚極陋豈能識當今

之務然當

清問下逮敢不效芻蕘之一得以對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臯陶陳謨曰同寅協恭無亦寅畏恭敬則

精白無私故能偏黨不生和衷共濟大哉

聖言誠萬世官箴之標準也臣竊思夫書所謂同也

協也以言和也所謂寅也恭也以言敬也人臣

之道莫貴於和而所以全其和者莫要於敬人

臣之所以不和者一由於私利之自營一由於

意見之不合有私利之情則勝己者忌之妨已

者嫉之而猜嫌日以生有意見之殊則行事相

違者斥之議論相背者毀之而排擠日以盛而

推其原則皆由於敬之有未全也人臣之心而

一主乎敬則上惟思所以報

朝廷下惟思所以裨黎庶有力必思共濟有事必思

共圖當其一唱百和而非出於阿即當其各抒

已見而亦非出於戾此所謂和非植黨援私之

謂而同心奉公之謂蓋敬中之和大異於敬外

之和此則臯陶陳謨之要指也誠使為人臣者

皆仰體

皇上識飭之深心而精白自矢公爾忘私存諸中者

惟有一和見諸外者相孚以敬則虞廷亮公熙  
載之休風不難再見於今日矣伏讀

制策有曰大臣者小臣之表吏不廉則民生不安大  
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大哉

聖言誠萬世吏治之標準也

臣

竊思夫安民之道莫

要于察吏察吏之道莫先於懲貪爲吏者一貪  
則百咎叢生一廉則百爲皆正故小臣之訓廉  
之外無他求而大臣則不徒貴乎廉而必著之  
曰法法也者言可爲範行可爲則以身爲小臣  
之表率也故不獨苞苴公行徇私曲庇之不得

爲法卽或是非偶違乎正好惡稍近於偏而皆  
不得爲法大臣而不法則無以爲率小臣皆得  
窺其意指伺其色笑而巧爲逢迎何難肆行於  
下而無忌耶以我

皇上至聖至明舉凡激濁揚清罔不各當內外諸臣  
其有簠簋不飭者蓋亦寡矣誠使慎而益慎彌  
矢公忠將見卿尹皆誠篤而僚屬無不守法而  
奉公督撫皆潔清而守令罔弗承流而宣化

聖朝一德一心之盛上下無殊遐邇若一有超越前  
古而莫並者矣伏讀



康熙壬辰秋  
制策有曰國家需人維亟期得真材以裨實用或借此以援私交徇請托何以稱寤寐求賢之心大哉

聖言誠萬世用人之標準也臣竊思夫一人之耳目有限百職之延引無窮故上有闢門顯俊之思而末由徧而相求下有効力宣猷之志而末由起而自獻惟賴有薦之者而上與下乃交相慶焉昔人所以謂薦賢受上賞者誠以賢不難而薦賢難也我

皇上求賢若渴每用一人必再四詳慎時

命大臣交推保舉豈復有積行壅於上聞誠使任薦賢之責者各舉所知而無隱絕去私交請托之弊庶幾野無遺賢而

朝廷乃以收得人之效也伏讀

制策有曰士不學則無以居官學不正則無以致用而因以崇尚經術爲訓大哉

聖言誠萬世教士之標準也臣竊思夫士行之未修

皆由於士學之未正欲正士學必先明道統道統之垂其始開於堯舜湯文至孔子而集其成其後繼以周張二程至朱子而極其盛宋子之

學至粹至精六經四書皆有註釋其言如日月  
麗天江河行地初非羣儒可得而擬學者所當  
永爲法守者也

皇上生知好學躬承道統於朱子之書靡不沉潛涵  
泳謂其獨得孔孟之真傳

特命羣臣議加尊禮俾列諸儒之上誠使宗伯學使  
嚴飭士子惟朱子之書是習凡經書註解以及  
生平著作悉講明而體會之庶幾士習益端足  
儲異日居官之裨益矣要之官箴明而後可以  
肅吏治吏治肅而後可以興賢能賢能興而後

可以端士習臣所謂用人立政之道誠可一以

貫之而萬世無疆之福基諸此也臣草茅新進

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潘葆光

臣對臣聞帝王之撫有天下而垂統萬年也莫  
不得天下之材以成天下之用上而公孤輔弼  
之班皆同心一德夙夜維寅而後泰交之治以  
成下而卿貳岳牧之屬皆砥名立節上下相率  
而後師濟之功以奏其材之既成者患其知之

不悉取之不當故公聽並觀而天下之才無不  
用其才之未成者患其教之不盡養之不至故  
長育化裁而天下之才無不成蓋天下非一人  
所能理而天下之才亦非一人所能徧天命元  
后以治天下則與天合其德故嚴恭寅畏以勵  
其臣者所以承天心君命大臣共理天下則與  
君合其德故公正精白以倡其下者所以成君  
德由是寄耳目于卿長則一人之聞見廣任教  
育于師儒則一人之作養弘天子端拱于上而  
精神脉絡周于四海大臣奉職于下而風聲鼓

舞徧于羣倫合天下之才以效天下之用而如  
一身之運動焉此垂統萬年所以常如一日也  
欽惟

皇帝陛下

克寬克讓

作君作師

弘天覆地載之模羣生在宥

萃帝德王功之美大化難名

揭離照以當陽睿知聰明日月光昭而有臨有赫  
握乾維以馭世禮樂制度紀綱具備而有倫有條

康熙壬辰科  
奏雅化于時雍含齒戴髮之儔以生以成通五方  
畛域而同遊禹甸

躋兆民于仁壽鑿井耕田之衆不知不識安四時  
作息而共樂堯天固已治奏雍熙世登上理群  
工咸盡其力百職皆竭其誠大小之英才連茹  
彙征無不登用庠序之教化漸仁摩義無不陶  
成日新月盛治定功成所以翫心神明秉執聖  
道運一心于宥密之中合四海于鈞陶之內矣  
乃猶

聖不自聖詢及芻蕘安愈求安彌勤咨訪更吉清和  
之辰以行

廷試之典啓正朝之殿進臣等于丹祀之下而冊  
之以勵公忠獎廉正進賢如不及教士恐或遺  
拳拳圖治之至意臣愚何足以知之然沐浴膏  
澤涵泳聖涯已有歲年雖伏處隙筵而雨露所  
被一物不遺敢竭一二以自塞焉伏讀

制策有曰寅畏恭敬則精白無私故能偏黨不生和  
衷共濟

聖訓煌煌誠人臣體國之心法也臣竊按臯陶陳謨  
則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官迪乃在位則曰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則協和者誠非朋黨比周之謂也蓋朋黨比周者其心一出于私脂葦逢合得僚友之歡心以爲肥身保家之計協恭和衷者其心一出于公同心并力合百司之幹略共成當官盡職之忠然此正非無本而然也其平居必先慎獨而以聖賢爲師其居官乃心公家而以君父爲重至公至正孚于平日雖行其獨見而不爲私無黨無偏合乎同然雖曲就羣情而不爲徇蓋其心虛故物無忤其誠明故妄不叅彼矯矯而爲氣矜之隆姁姁而爲奄媚之術皆不可以飾情而僞託也我

皇上至誠懇惻開誠布公所以率厲臣僚者已非一日公正居心之臣左右皆是而猶以未盡協恭諄諄致念者毋亦有一二朋比之未化歟委任以試之事開導而使之言任一二公忠大臣以別其品庶幾唐虞和衷之盛可復睹歟若夫六卿分職以率屬九牧察吏以安民此聖王設官之良法美意也伏讀

制策有曰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吏不廉則民生不安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誠察吏安民之明準也

夫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機務之煩職司之寄誠非一二人之所能理故分其掌盛其屬使之貴賤相維大小相制其法制盡善矣而猶有失者則大臣非其人也苞苴不絕于上官則庸吏皆化爲貪婪審擇不先于重臣雖嚴察亦傷于苛細然則其道亦在專責之大臣而已人君精一心以擇大臣使大臣各精其心以擇羣吏則貪冒無所容鷹鷲皆斂跡矣六官得其人則朝廷清九牧得其人則天下理廉法相承永底盛治不難矣夫人才者國家之楨幹也在上不能用則須保舉以知之保舉不盡公則須連坐以懲之自昔然已伏讀

制策有曰國家需人惟亟故常命九卿廷推督撫保舉期得真才以裨實用誠審慎求賢之至意也夫人之才畧不同必歷試而後見人之聞見亦有限必歷試而後知公心在人寔蹟難掩保舉之失什無二三其效已彰彰已今當并連坐之法推行之六卿保舉宜歸于銓司督撫保舉亦令各上其名于河南道使籍記之勿遽遷之使居舊官而歲考之三歲之後再復舉之先後保

任無異辭則越陞而舉者亦褒賞之改節易行  
久必彰聞舉者不首亦與同罪則念公家者亦  
念私家一舉不當利害共焉賢者固非以樹恩  
不肖者必自求免罪則請託之私不禁而自絕  
矣寤寐求賢之意庶幾少慰歟以上三者皆以  
責其爲臣之事也不知其品于爲士時已蚤基  
之夫正學不明則人才惑于異說風尚不定則  
私書各自名家振興之者可不亟歎伏讀

大哉

王言誠千古作人之定的也古者三物賓興亦不廢  
六藝漢代取人多由博士故六學大明晉隋以  
後老佛迭興聖緒中絕迨濂溪出而接其傳紫  
陽生而集其成六經大義炳明萬古受其說者  
諸儒更相表裏如出一人之口也我

皇上倡明正學尊崇朱子卹典屢加所以風示學宮  
者至矣而士業猶未盡修者非徒士之不率也  
勸懲之典有缺爾蓋今取士之制多賞而少罰  
古者有司徒之升必有郊遂之屏旣尚賢以崇  
德必簡不肖以紉惡今上賢之文具在而紉惡

之事無聞是以士品不立夫邪正不並行而賞  
罰須互用左道有殺邪說必放今既崇正學亦  
當嚴僞學之禁凡悖于朱子者皆絕其學而毀  
其書而後姚江之徒不得張其喙至于科舉之  
歲亦當簡文理紕繆行止浮薄者加以學校之  
刑以鼓勵之則士行士業庶幾加修矣此四者  
皆取人爲治之大端也而要其歸則一致而已  
夫學校有人才而後朝廷多俊乂平居師賢聖  
而後登籍爲良臣百工師師無不精白一心仰  
副夙夜兢兢保治之意則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無窮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上天眷佑之厚。下愜四海望治之心。夙夜孜孜。久而彌

惕。蓋大業戒於鮮終。而遠慮謹於防微。故日與內  
外諸臣動色咨儆。欲其以公正者居心。以恪慎者  
守職。庶幾賢路有所鼓舞。而日開。士習有所觀型  
而益勵。然猶未能一德同風。以臻斯道者。其故何  
歟。唐虞之世。臯陶陳謨曰。同寅協恭。夫協同者。豈  
其朋黨比周之謂歟。無亦寅畏恭敬。則精白無私。

故能偏黨不生。和衷共濟歟。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然則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吏不廉。則民生不安。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今內而卿貳。外而督撫。皆朕所倚爲心膂股肱。望其率屬阜民者也。其何以使廉法相承。永底盛治歟。夫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國家需人。維亟。故常命九卿廷推。督撫保舉。期得真材。以裨實用。其或借此以援私交。徇請托。將何以稱朕寤寐求賢之心歟。然則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何道之操也。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故士不學。則無以居官。學不正。則無以致用。夫六經四書。濂洛關閩。學之正者也。歷稽往代。莫不以崇尚經術。興數百年太平之基。今士行猶未盡修。士業猶未盡醇。其將何以養育陶成。紹休聖緒歟。夫朝宁有誠正之臣。則百僚師師。而官方互饒。學校有端粹之品。則多士濟濟。而賢俊並登。爾諸士皆養成於庠序。出而宣力國家者也。其各抒所蘊。以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王敬銘

臣對臣聞帝王之膺圖御宇而躋天下於仁壽之域也。必有與天合撰之聖德。而後有財成氣

化之事功其所以保泰持盈飾公廉而儆驕惰者極參贊經綸之大皆統貫於一誠亦必有法天行健之聖心而後有久大化成之治效其所以乾惕日深勵臣工而安軍國者盡經營措置之宜尤精心於一敬夫是以聖人在上一念必貞於萬年而吝儆尤深於明盛雖官箴已肅而猶虞其未肅也薦引已公而猶虞其未公也軍政已嚴而猶虞其未嚴也蓋天道無心而化成聖人有心而無爲其精神之所攝思慮之所周本與天德之默成者相爲契合故亦與天心之廣運者共其周流用以見君心之粹臣職之修慮周於內外官僚洞達於軍國至計而要皆歸本於心德之精純中和之極致馴至德業光昭治化翔洽喜起歌而休徵協應牧圉安而天命永凝自昔唐虞三代之盛未有不積諸此者也

欽惟

皇帝陛下

三才立極

百祿罄宜

體不息於乾行保合太和順四時而成序

並無疆於坤載含弘光大涵萬物以資生  
秉天縱之聰明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性焉安焉  
之謂聖

布寰區之化澤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者鼓之舞之  
以盡神

德並中天溯心傳於一畫而以嚴欽若以篤溫恭  
俾數十年性道之源流煥如日月

業化三古開治統之邈隆而以正朝廷以安國境  
使億萬世奠安之海宇固若苞桑功德固已蕩

蕩而巍巍化理固已麟麟而炳炳猗歟休哉真

有曠千載而獨隆者矣乃

聖不自聖之衷恒深於宥密而安益求安之意彌切  
於疇咨爰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在安之咨儆官守之潔清舉能進賢  
之勿替檢軍練士之必嚴臣愚何足以知之然

而幸際休明之世涵濡教養之澤久矣今當  
清問下逮敢不敬効愚誠直抒管見以仰答

無私故偏黨不生和衷共濟大哉

王言真千古臣道之極規也蓋君猶天也天以無為  
者運於上而四時有承天之義故春夏秋冬各

順其序而歲功以成君猶心也心以有王者宰  
於中而百體有從心之役故耳目股肱各効其  
能而百爲以遂此固上下相維自然之理也故  
臣聞古純臣之事君也不敢矯情以立異亦不  
敢委曲以徇人故有時臨大疑決大事衆議盈  
廷而獨持己見雖素所欽信之人不憚反覆爭  
辨而不肯以稍爲之附和然而人寃不疑其立  
異者無私故也亦有時集衆思廣羣益中懷若  
虛而舍己從人雖素所趣向不侔之人不難降  
心抑志以弘其聽納而不敢稍存一己之見然

而人亦不疑其阿比者無私故也夫惟無私則  
能公所知者公家之務而人已可以不分惟無  
私則能正所守者大中之矩而偏黨可以悉化  
將寅畏中存恭敬日密而皆一德一心之佐矣  
我

皇上推誠布公所以待臣下者直如家人父子則二  
三大臣自有公忠體國以各率其屬而不復爲  
彼此異同之見者以庶幾於虞廷同寅協恭之  
盛也不難矣

制策有曰吏不廉則民生不安大臣不法則小臣不

廉何以使廉法相承永底盛治此誠千古吏治  
民生之至計也夫民生之休戚視乎親民之有  
司而有司之賢否又視乎督撫夫督撫任封疆  
之重而復有制之於中者則卿貳之任匪輕矣  
蓋其所以宣上德達下情而爲有司之表率者  
內與外均有責焉故苟大吏無奉公盡職之能  
則小吏亦必無潔廉自勵之事大吏有澤民致  
主之思則小吏亦必無貪汙苟且之行然則欲  
澄清吏治以厚民生誠非二三大吏之責而誰  
責哉是以朝廷之賞罰黜陟有徃徃行之一二  
人而天下卽潛移默率而不自知者無他得其  
要也不然舍大吏而責小吏豈探本窮源之論  
哉

制策又曰國家需才維亟故命九卿廷推督撫保舉  
期得真才以裨實用此真千古求賢若渴之盛  
心也臣嘗稽之徃古三代以前論定後官任官  
後爵故真才得自表見而不賢者不得襍出於  
公實甚徇請託則欺罔難安豈純臣以人事君  
之道乎豈國家用人立政之意乎蓋庸流劣品  
嘗巧於營求而拙於報主端人碩士嘗篤於佐

理而淡於于人。是以大臣之保舉，恒不得其當。而欲明其議，要必先公其心。心公而識自明，欲公其心，必嚴絕其私。私絕而心自公矣。伏讀

制策又曰：禁旅之外，所在營伍，核軍實而肅行陣，練習技勇，節制驕惰，使國家長收衛民之用。此真我

皇上息兵安民之至計也。夫國之所重在民，而民之所倚以無恐者，則在兵。此古之所以詰兵戎而簡車徒，天下雖安而不弛武備者，非所以宣示威武，非所以震懾臣民也。無過防萌於未然，致

戒於所忽，故不以兵無所用而弛治兵之方。將無所使而寬選將之法也。蓋練習之道不一，各隨其所用之宜，故較材角技，軍政在所必嚴，節制之道亦多端，各因其所守之地，故調撥措置，軍心在所必一。今雖太平日久，四海奠安，而軍實之不可不核，行陣之不可不肅，技勇之習，不可不精，節制之方，不可不察。如是則軍安，軍安則民安，民安則國亦與之而久安長治矣。凡此者，事本相因，治無二理。故上乾則下惕，吏治則軍清，而皆由於我。

皇上以至誠之廣運者立綱陳紀務使國計官方與  
軍情而並飭以至敬之默存者審慎精詳兼使  
賢臣廉吏更與良將而加嚴蓋天道以至誠不  
貳至敬自然者運於穆清之表而四時以行萬  
物以育

聖道以至誠不息至敬不渝者惕於盛明之世而上  
下以正軍國以安蓋至誠之德與天而合撰焉  
至敬之心法天而行健焉於以成萬年不拔之  
基於以綿

萬壽無疆之慶有永永無極者矣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任蘭枝

此篇所對  
是壬辰科  
題

臣對臣聞帝王之撫綏海內而垂統萬年也必  
有與天同運之化而後可以底一世於救寧故  
官方之必飭人才之必殫武備之必修而經營  
措置常明作以開天下之先尤必有與天合一  
之心而後可以奠苞桑於永固故官方已飭而  
更期其飭人才已殫而更期其殫武備已修而  
更期其修而保泰持盈常敬慎以持天下之後



以訓庶隅。則雖當衆職修明之日。而所以盡其  
鼓勵者。此心終不勝其肫然也。以廣薦揚。則雖  
當俊彥登庸之日。而所以程其實效者。此心終  
不勝其殷然也。以消釁孽。則雖當國威丕振之  
時。而所以謀其綏靖者。此心終不勝其惕然也。  
存之翼翼之中。而顧畏之衷。常與天同其不息。  
措之巍巍之上。而悠久之治。自與天同其化成。  
公忠篤而援引不私。吝儆深而防維必至。古唐  
虞三代之隆。致風動誠和之盛。而鴻圖由之永  
固。享國於以久長者。其道未有不積諸此者也。

欽惟

皇帝陛下。

功同大造。

德合無疆。

恢仁育義正之模。八表咸資怙冒。

播禮秩樂和之化。九垓盡沐甄陶。

日斯升。月斯恒。得位得祿得名得壽。丕基偕景命

俱隆。

天常覆地常載。時雨時暘時燠時寒。純嘏共休徵  
並錫。

廷僚皆宅俊。鳧趨進萬歲之觴。而溥恩榮。勤選造。猶欲廣培樂育。綿泰運於千秋。

禁旅盡干城。虎拜效三多之祝。而弘賚予。沛隆施。更期益奮威靈。永承平於四海。固已年豐物阜。治臻雍動之休。吏習民安。世躋咸寧之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海隅之遠。訖聲教而效享王。生民以來。未有登茲極盛者也。乃

聖懷無逸。求治彌殷。當淳熙累洽之餘。不忘動色咨儆之意。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飭官方。礪人才。消彘蘖之道。以臣之

愚陋。何足以知制治保邦之要。然生逢明盛。拜獻有懷。欲效其一得之見者。固已久矣。况煌煌清問。實式臨之。其敢不直陳所懷。以自附芻蕘之末乎。伏讀

制策有曰。廉隅者。士行之先。服官之本。督撫者。州縣之師。部院大臣者。百寮羣吏之表。今吏道未盡澄清。官邪未盡振肅。其亦倡率之道。有所未至歟。大哉

王言。誠萬世官方之極則也。夫從來民生之休戚。必視乎親民之有司。庶績之成熙。必資乎奉行之

羣吏。而外則有督撫。任封疆之重。內則有卿尹。司率屬之權。其所以宣上德。達下情。而爲州縣之表率。百寮之師長者。責尤重焉。故大吏無公忠體國之誠。則小吏必無潔清自好之行。大吏有節儉正直之守。則小吏亦必有奉法循理之能。試思夫洪範之進人也。勗之以有猷有爲。而總歸之於有守。而周官弊吏。凡廉善廉能廉法廉敬。其目不同。而先之以廉。則一。於此見廉之爲道。誠千古官箴所不能外。而內以是倡者。外卽當以是率。大以是董者。小卽當以是承也。我

皇上慎簡大僚。澄清吏治。內外諸臣。凡服休服采之衆。慮無不精白。乃心以襄邳隆之盛治者矣。誠實苞苴之至。不徒凜其戒也。而務絕其萌。耿介之然。不徒勉之誓也。而必要諸久。督撫皆恪慎。而司馬不守職而奉公。卿貳盡蓋誠。而下吏無不承流而宣化。則安在疇咨岳牧。獨傳寅亮於虞廷。而董正治官。不邁阜成於周室也哉。伏讀

制策又曰。內而部院卿貳。外而督撫提鎮。有所薦舉。徃徃不能悉副任使。夫無至公之心。則知交姻

媿各徇其所私。無至明之識。則劣品庸流。各阿其所好。大哉。

王言。誠千古知人之極則也。夫從來公聽並觀之世。未嘗不寄其耳目於天下之人。蓋欲以廣搜羅。弘仕進。而使國家得收薦賢之益也。在昔唐虞。明揚側陋。實開�顓俊之門。成周賓禮賢能。爰廣書升之路。漢世徵辟。猶爲得人。自漢以後。漸拘資格。然而得自大臣之薦剡。出自幕府之辟召者。徃徃不乏。而其間得失參半。賢否殊倫。或樹不世之功。或蹈虛聲之誦。若夫所舉者。固不能無責。而實則舉之者之所見不同。其人品亦遂自此而分也。我

皇上登明選公用人。若渴於大臣薦舉。必虛心採用。以課其成功。此誠明目達聰之至意也。然則有薦賢之責者。其可不出於公明而來。失人之咎乎。蓋惟公則其心虛。虛則無比。周朋黨之習。故或內舉其親。而不以爲昵。或外舉其讐。而不以爲嫌。夙夜之間。惟常存此以人事君之意。斯聲援所不得而奪也。惟明則其識真。真則無雷同附和之見。故或試之於小。以觀其大。或察之於

康熙癸巳科  
忽以鑒其微聞見所及常存此衆好必察之思  
斯聲聞所不得而誤也誠如是則推賢讓能庶  
不負薦賢爲國之誠而連茹彙征以成泰交之  
盛世者將於是乎在矣伏讀

制策又曰練習不素則技勇之藝疎節制不嚴則驕  
惰之兵衆其何以振紀宣威使國家長收衛民  
之用大哉

王言此又防微慮患之深心長治久安之至計也夫  
從來極治之時不忘武備故書稱克詰詩美攻  
車春秋書大閱而容民畜衆詳於易象蒐狩軍

旅垂於禮經凡以揆奮必欲其兼施德威不欲  
其偏廢振天下怠惰苟安之習而潛消其釁孽  
之萌其道必有賴於此而要其鼓勵督率之權  
則不可徒責之臨時而必先預籌之平日蓋一  
患乎兵之不自爲習也素無訓練之勤而欲猝  
然而繩以技勇則必不能矣誠使今之核軍實  
者倣古四仲簡稽之法而訓之以步伐之必齊  
擊刺之必捷坐作進退之必整則兵與器習而  
人人有投石超距之能又患乎兵之不與將習  
也素無節制之嚴而欲一旦而爲之束縛又必

不能矣誠使今之肅行陣者時取古者有勇知  
方之訓而申之以袍澤之同心尊親之大義信  
賞必罰之明威則兵與將習而人人有樂事赴  
公之誼於以建威銷萌而宣猷振紀不難矣而  
要之數者之用其本不外於一心其要止在於  
敬我

皇上法天不息兢業存心而文武臣工皆體此爲贊  
襄則潔清出爲援引而廉法相承憂危殫其防  
微而太平永固  
國家億萬年之休與天無極矣  
臣 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 謹對

臣 魏廷珍

以爲扁所對  
亦壬辰科  
題

臣 對 臣 聞帝王統一海宇而裕萬年有道之長  
也體天地保合之量而覆載生成萬方受化育  
於陶鈞之內存父母斯民之心而飲食教誨萬  
物樂恩勤於胞與之中以緝熙者勵學問建極  
惟中而宥密單心之處皆天則也以表率者飭  
官方矢公敷化而禮樂刑政之設非具文也薦  
舉公而士習端莫不家修廷獻以盡報國致身

之義必有以振實行之學而勵公忠之心也昇  
平久而萬邦和莫不遠至邇安以成時雍風動  
之休必有以察安危之幾而得寧謐之治也蓋  
天地之於物也春生秋肅無爲而成化聖人之  
出政也敬已勤民不令而自行父母之於子也  
携持保抱而所以體恤之者無不至聖人之於  
民也教養安全而所以衛護之者無不周由是  
深宮懋修以端其本百僚師濟以宣其猷人才  
踴躍以行其義四方奠安以成其化此唐虞三  
代協和之休邗隆之盛其道未有不由於此也

欽惟

皇帝陛下

學傳精一

道備中和

聖智聰明總萬幾以齊七政

寬仁莊敬輯五瑞而奏九成

乃聖乃神蕩蕩難名猶且左圖而右史

如天如地巍巍莫量不忘盱食而宵衣

寶算歷乎春秋東西南朔盡樂雍熙而天德日新

數越大衍之萬策

仁恩同乎覆載旬服遐荒皆登壽域而乾行不息  
輪轉甲子之千周固已懋建

皇極作則於上輯和於下大澤之流及四海而無不  
洽

尊親之戴統九有而莫不然矣至若躋

聖敬而勵臣工與喜起咨警之風董正飭官之意同  
一轍也取人才而修武備與闢門達聰之典安  
不忘危之心同一揆也

德已至矣業已盛矣而猶

聖不自聖安愈求安

萬幾之暇進臣等於

廷詢官方之所以飭人才之所以勵黷蕩之所以  
消此真公聽並觀立鞞設鐸之盛心也以固陋  
之學何足以知之雖然承

問而對臣之分也不負所學臣之志也敢不披瀝直  
陳以爲

盛朝之拜獻哉伏讀

制策有曰吏道未盡澄清官邪未盡振肅而歸之於  
倡率之者責之以有守能廉大哉

聖訓誠萬世人臣之軌則也臣嘗思民之休戚係乎



康國列臣和  
吏而官吏之賢否又係乎馭吏之吏外而督撫  
內而部院大臣皆是也使授以馭吏之權而不  
能懲貪獎廉以倡率之則其所爲賢者未必合  
於人心之公是所爲不肖者未必合於人心之  
公非撫字之心深而彌縫之計疎者未必有以  
薦舉之也殘刻之心勝而苞苴之謀工者未必  
有以揭報之也是皆爲大吏者先不能有守不  
能廉善以倡率之故至此也使於此責之大吏  
則能法之類必首以廉非廉者不得而殿最也  
有猷有爲者必歸於有守非有守者不得而遷

秩也而且以是定大吏之黜陟其能有以倡率  
之而官方以端雖賜金增秩不爲過也宜也其  
不能有以倡率之而官邪未振雖終朝三褫不  
爲過也宜也如是則上下交飭吏道澄清卽洪  
範進人之說周官弊吏之條何以加此哉伏讀  
制策又曰內而部院卿貳外而督撫提鎮有所薦舉  
虛心採用而期以至公之心大哉

聖訓誠千古用人之要道也世之薦舉者非知交姻  
婭以植其黨卽劣品庸流以阿其所好其弊始  
於不公而成於不明誠有如

制策所云者今而欲清其弊如古大臣薦賢之風是莫若以所薦之人之賢否以責之薦舉之人如所薦者而賢也受上賞可也如所薦者而不賢也卽定其罰而不貸可也蓋薦賢者存至公之心無論親疎而皆無私意以雜於其間卽舉其所親而不爲之植黨有至明之識無論賢愚而皆不以外飾虛名受蒙蔽於其中卽所舉者或有凡庸而不爲之阿其所好且也世之爲臣者薦一人而用之卽詡詡然若惟恐人之不知者此其人已自流於不肖又安望所舉者之爲賢

也所以古之大臣鎮靜不浮深沉不露舉一人而君用之也人不知也卽爲所薦之人而亦不知其所由來也其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必無之矣凡大吏有腹心耳目之寄舉賢任能之責者勿黨其所私勿阿其所好仰體

皇上虛心採用之意庶幾乎古大臣之風可矣

制策又曰慎選將勤恤兵甄微勞酬壯烈留神戎事用樹國威以長收衛民之用此誠安不忘危之至意也

國家之所以衛民者恃乎兵而兵之所以能輯和

於民者又恃乎將今自

禁旅之外所在營伍無不有兵有將以爲地方之  
衛護究之軍實未必能核行陣未必能肅者此  
其故不在兵而在將何也兵之技藝恃乎練習  
而兵之所以衛護地方輯和百姓者恃乎節制  
將之才能約束乎兵則兵之出入秋毫不犯所  
謂節制之師者此也將之才能教習乎兵則兵  
之坐作進退步伐不愆所謂練習有素者此也  
而其要在於擇將有將以帥之則將可以制兵  
而兵可衛民民可養兵以爲折衝以壯國威寧

有加於此者乎之數者皆實政也而所以行實  
政者則在於實心其以實心行實政者又在於  
任天下之正人我

皇上之於人才也推忠信以待之寬文法以優之破  
資格以異之豐餼祿以養之崇尚聖賢之實學  
以砥其禮義廉恥之心試以當世之要務以擴  
其學古經世之用人誠能講習義理而不尚乎  
辭華則實修日懋矣人誠能實心體事而不假  
乎虛名則實政日舉矣此所以唐虞三代之治  
而億萬斯年之盛無不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

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一

二

